语言学
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Key Topics in
Linguistics

■ 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KEY TOPICS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
前沿研究文库

词汇化与语法化理论及其运用

*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张秀松　编著

非外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标志性项目经费资助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KEY TOPICS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
前沿研究文库

语言学
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Key Topics in
Linguistics

■ 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词汇化与语法化理论及其运用

*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张秀松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化与语法化理论及其运用 / 张秀松编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11（2021.3 重印）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 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普通语言学）
ISBN 978-7-5213-2200-2

Ⅰ. ①词… Ⅱ. ①张… Ⅲ. ①词法－研究②语法－研究 Ⅳ. ①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30086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选题策划　常小玲　李会钦　段长城
项目负责　陈　阳
责任编辑　段长城
责任校对　李海萍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7.5
版　　次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202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2200-2
定　　价　99.90 元

购书咨询：（010）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32200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出版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信息技术发展、语言产业繁荣与教育领域改革等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力推动了我国的外语学术出版。为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汇聚国内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了“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

“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按一个话题一本书撰写。每本书深入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精选经典研究及原创研究案例，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文库”在整体上具有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与引领性，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经典与创新结合、国外与国内结合，既有全面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的细致分析。

“文库”项目邀请国内外语学科各方向的众多专家学者担任总主编、子系列主编和作者，经三年协力组织与精心写作，自2018年底陆续推出。“文库”已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型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出版。我们计划对这套书目进行不定期修订，使之成为外语学科的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为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了解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并有望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期待“文库”为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与成果传播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孙有中　王克非　王文斌　文秋芳　张　剑

委　员：蔡金亭　陈　红　刁克利　董燕萍　高一虹　韩宝成
黄立波　蒋　严　马秋武　秦洪武　司富珍　谭惠娟
王东风　王立非　徐　浩　许家金　许　钧　杨金才
袁毓林　张　辉　张　威　朱　磊

“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王文斌

普通语言学系列主编：袁毓林
句法学系列主编：司富珍
语义学系列主编：蒋　严
音系学系列主编：马秋武
语音学系列主编：朱　磊
认知语言学系列主编：张　辉
对比语言学系列主编：王文斌

总序

人猿揖别，其主要标志固然是人学会了直立行走，手与足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而使人最终走出猿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其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并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时，具有各种表征结构的语言从简单渐渐走向精细，这一发展过程无疑使人更具备了人的属性。然而，语言虽为人所创造和使用，但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困扰着语言学家，无法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认同的答案。这就如同人人都有大脑，时时使用着大脑，对其理应最为熟悉，但是，大脑的组织结构、神经系统等各种复杂关系和功能至今依然成谜，科学家目前对其的认识只是其神秘的冰山一角。如记忆是一个过程，人在记忆时实际上就是重建保存于大脑中零零碎碎的信息，但究竟是何种因素促发大脑开始这个重建过程？这依然令人迷惑。据说人类的大脑仅占人体重量的2%，其内部的血管总长度居然达到16公里，由1,000亿个神经细胞构成，相当于银河系内的恒星数量，但这些神经细胞彼此之间到底是怎样联结并发挥各自的功能的？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所以说，人体自身的东西，人类自己目前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人类的语言其实也是如此。

语言之谜尽管至今尚未完全破解，但语言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自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文明的记录和传承等均离不开语言。尤其是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当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愈益频繁，彼此的依存性、互动性和关联性愈益明显，语言从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在此若把眼光仅放到国家层面，语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显明。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国家语言实力”和“国民语言能力”等概念的提出，足以证明语言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这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国家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无不需要语言铺路。二是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事业等是其语言能力强弱的表现，不仅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承继、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其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事关民族身份的认同，也事关国家的安全。三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助推科技创新、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国家政策、增强文明意识、提振精气神等，均需借助语言这一重要媒介。四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融入社会、与他人沟通交流、参与社会建设、强化文明行为、履行职业责任、执行国家意志、提升个人素质、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总而言之，不论作为世界公民，还是国家公民，抑或个人本身，我们都须臾离不开语言。也正因为此，加强语言研究实属必要。

就学科建设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语言研究均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语言因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切，而专门探究语言的规律和本质的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也愈益显豁，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关注，其应用也日益广泛。到了21世纪，语言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

毋庸讳言，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言，我国的研究能力目前尚未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若暂且不论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前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即“小学”），西方概念上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已走过120年的历史。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语言学既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缚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既成功观察并描写了许多汉语事实，也留下了汉语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因难以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是中国语言研究者，不论是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某一门外语或某几门外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需合力而为的目标。其实，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不能止步于某一种单一语言的探索，而是需要以人类所有语言为考察对象。尽管我们目前难以将世界上6,000余种语言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但至少尽可能开展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探究。赵元任先生早就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李瑞华 1990：1)。王力(2008：16)曾提道："赵元任先生跟我说：'什么是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就是拿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如果不懂外语，那么普通语言学也是不好懂的；单研究汉语，也要懂外语。"吕叔湘(1977)曾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提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吕叔湘先生的这些话都强调语言研究不能独尊一门语言，也不能独守某一语言的共时现象或某一通用语言，还要兼及方言等。简而言之，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语言研究需要具有历时的眼光和多语的眼光。我个人认为，外语研究者兼研汉语，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研究的外语；汉语研究者兼研外语，也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反观自己对汉语母语的研究。这恐怕也应是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最近，张伯江(2018)强调："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我们在此不妨做一个延伸：应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外语。

语言研究，一般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二是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三是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研究中有些往往是观

察和描写有余而解释不足。即便有些研究声言其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但常常仅停滞于表象，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却远未得到深度揭示，其解释力远未充分。

本丛书就是鉴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力图做到兼收并蓄，既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又顾重我国的汉语研究传统以及汉语实际；既有外语界的学者撰写，又有汉语界的学者著述；既有资深专家的参与，也有青年学者的投入；既注重语言的共时，又顾及语言的历时；既用力于单语研究，又用心于多语的对比探索；既力图掘深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又竭力拓宽语言学研究的广度；既着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宏观扫视，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透视；既注意本丛书的系统性，又关注各专著的相对独立性。

丛书包含普通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7大子系列，每个子系列选择本领域最核心的话题，对该话题研究的发展力图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每本书都包含对国内外理论演进脉络的梳理，对前人和时贤研究贡献的述评分析，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对实证案例的分析，对前沿的探寻和对学术空白的填补，并对研究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丛书兼顾学术辐射力和学术引领力，希望为外语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又冀望也能有益于非外语学科的研究者。这是我们每位作者的真切希冀，也应该是读者的殷切期待。

其实，本丛书宗旨的宗旨，就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尽力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语言学思想，筑就符合中国实际的语言学。这也应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吕叔湘，1977，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集（未公开发行）。

王力，2008，我的治学经验。载奚博先（编），《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9-22。

杨自俭、李瑞华，1990，《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伯江，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语言学研究，http://ex.cssn.cn/wx/wx_yczs/201808/t20180807_4524870.shtml（2018年11月3日读取）。

前言

词汇化(lexicalization)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grammaticization)是近三四十年语言学(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课题，被写进了历史语言学教科书(如Trask 2000)[1]，并且还出现了《词汇化和语言演变》(*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2005)、《语法化的世界词库》(*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2002)、《牛津语法化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2011)等大部头著作。光是关于印欧语和非洲语言语法化研究的专著和文集就有30余本。[2] 不仅实证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多种语言中展开，而且理论建设也在有序推进。这从以下著作的名称即可窥见一斑：《词汇化和语言演变》(2005)、《语法化研究方法论(第一卷)：理论和方法问题聚焦》(*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I):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1991)、《语法化：一个概念框架》(*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1991)、《语法化思想》(*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1995)、《语法化新反思》(*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2002)、

1 再比如，在Fox(1995)谈及内部拟测法的共约77页(145-216)的篇幅中，对语法化做了相当广泛的讨论，讨论话题也非常时尚(Givón 2000：108)。Fox认为，语言重构依赖于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演变理论。笔者认为，对语法重构来说，语法化理论或许是一个合适的理论。

2 目前，中国学者邢志群主编出版了《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Xing 2012)一书。

《语法化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问题》(*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2008)、《反思语法化：新视角》(*Rethinking Grammatic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2008)、《语法化：当前观点和问题》(*Grammaticalization: Current Views and Issues*, 2010)、《语法化：理论和材料》(*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Data*, 2014)、《语法化研究新趋势》(*New Dire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Research*, 2015)。

"词汇化"和"语法化"这两个术语在语言学文献中都有共时生成和历时演变两种意义。共时词汇化多指概念或意义用词编码的过程或普通构词过程。历时词汇化多指非词(含黏着语素、短语、跨层结构等)演变成词或词汇性增强(如从自由短语到固定短语)的过程。共时语法化多指概念或意义对立诉诸语法形式对立(如规则音变或形变、固定语序等)的过程。历时语法化多指非语法形式(如短语、实词、跨层结构等)演变为语法形式(如虚词、词缀等)或语法形式的语法性增强(如从介词到连词、从助词到语气词等)，抑或语法结构(如处置式、被动式、强调句)的形成过程。因本书主要关注历史语言学领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所以，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谓"词汇化""语法化"都指历时演变。当然，即使在历时纵面，它们也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比如，"词汇化"或指虚词实化，或指去形态化，或指自由短语向固定短语演变；语法化包括实词虚化、虚词附着化、附着式词缀化及派生词缀向屈折词缀演化等。本书将对"词汇化""语法化"在共时横面和历时纵面上的各种含义进行条分缕析，然后在中观层次上讨论历时词汇化与(去)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和语法化与(交互)主观化、语用化之间的关系。

词汇化和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两大趋势。[1]它们充分显示：语言演变尽管不可避免，但却不是任意的。词汇化理论旨在为词汇单位的形成提供描写和解释框架，语法化理论旨在为语法形式的形成和演变提供描写和解

1 比如，张世禄《词汇讲话》(1956)第二讲曾指出："词组凝结成词是语言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当然，Jakobson(1971 [1959])认为，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趋势，但词汇化未必是语言演变的趋势。

释框架。究竟有没有专门指导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理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详见 § 4.3。本书标题中的“理论”是比较宽泛的概念，指研究词汇化和语法化所采用的描写和解释框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由很多内部彼此关联又各自可验证真假的假设构成的有机系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把“理论”一词解释为“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2012：795)。鉴于学者们已从语法化研究中概括出了一整套关于语法化条件、表现、方向、路径、机制和动因的结论，为发现、描写和解释关于语法形式形成或演变的新现象提供了一种视角、一个框架，因此我们称这些成系统的学说为理论也未为不可。至于词汇化，因规律性比语法化弱，学者们还未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关于其条件、表现、方向、路径、机制和动因的知识，所以似乎没有词汇化理论。不过，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和论述，本书把关于词汇化研究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宽松地称为“词汇化理论”。

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能够实现语言共时状态研究和历时演变研究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它可以用语言历时演变来对语言共时状态作出解释。当代语言系统中很多看似不规则的例外现象，只有结合语言历时演变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Lass 1997：9-16)。比如，现代汉语中名词“究竟”只能作宾语，形容词“莫大”通常只能作定语且修饰抽象名词，这种共时使用限制可以用“究竟”的去语法化和“莫大”的词汇化来作出合理的解释(详见张秀松 2014d；曹亚北 2017)。再如，现代英语中情态动词具有其他动词所不具有的独特句法表现，诸如被否定时否定词后置，不定式用光杆形式，在疑问句、无if类条件连词的条件句、否定词前置句中，要主谓倒装。这是为什么呢？据Bybee(2003b)，在古英语中所有动词都有上述句法表现，只是后来其他动词的上述句法表现都发生了改变，比如变成否定式时要借助助动词do，在疑问句等语句中也不发生主谓倒装了，而情态动词依然保留着其旧的句法特征。这是因为情态动词使用频率高，其句法特征在高频使用中已固化。另一方面，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

可以用语言共时用法来启发对语言历时演变具体细节的发掘，甚至构拟。这对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多关注音变(构拟)，而相对忽视形态—句法演变和语义演变(构拟)。Aikhenvald(2000)甚至提出语法(演变)是无法构拟的，认为如果没有历史文献记录，我们就无法知道某种语言的语法在历史上可能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Heine & Kuteva(2007)基于在语言类型学背景下开展的语法化研究取得了成果，对人类历史上语法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构拟。语法化研究在构拟古代语言的语法形式及其可能经历的语法演变时，既可使用历史比较法，基于对历时演变的跨语言或跨方言比较来展开，又可基于对一种语言内部多个演变实例的比较使用内部拟测法。“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运用内部拟测法时，多关注非能产或不规则现象(尤其是音变)[1]，而语法化研究人员则不限于关注不规则现象。他们对形态—句法、语义、语用演变都很重视，只是在音变研究方面贡献较小。”(Heine 2003a：596-597)当然，词汇化研究和语法化研究也有不及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方面，如语言的谱系分类、追溯影响语言演变的重大事件的深度和广度等。

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魅力之二在于帮助预测有关词汇或语法演变在将来或未知语言中可能的样态。当然，这种预测是弱预测，即预测在什么条件下很可能有什么样的演变。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要做到弱预测，首先必须揭示词汇系统、语法形式、语法范畴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形成和演变，解释词汇系统、语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Heine 2003b)。下面仅以语法化研究为例，谈谈其在这方面比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进步之处。语法化研究脱胎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但“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通常把精力放在音变模式的跨语言比较上，不怎么关注语法演变模式的跨语言比较。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很难见到能跟音变规律相媲美

1 按：对于能找到规律性对应的，他们往往用跨语言比较法来展开研究。只有跨语言比较法不能奏效时，他们才会求助于内部拟测法。

的形态—句法演变规律。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很难清楚地识别出同源语法词。比如，名词化标记和时态标记是否有可能同源？状语从句标记和时态标记是否有可能同源？”（Aikhenvald 2000）。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更关心语音演变的跨语言比较，而不大关心语法演变的跨语言比较，这或许是因为语音演变的跨语言比较更容易操作。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虽也有少数从事语法演变研究，但他们从事这类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构拟始祖语以及语言亲属关系。即便在始祖语构拟方面，“语法化研究也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挑战”（Heine 2003a：597）。Comrie（1989：201）说，两种语言表现出某种共性，有四种可能：一是巧合；二是这两种语言存在亲属关系，这种共性是从它们共同的始祖语那里继承而来；三是这两种语言存在接触关系，这种共性是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或语法规则导致的；四是这种共性是由全人类普遍遵循的认知原则发挥作用导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对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的区分非常重视，但对第三种和第四种可能的区分不够重视。比如，很多存在亲属关系的印欧语中表示‘Y为X而存在’义的表达式演变为拥有结构（表示‘X有Y’义）。有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Löfstedt 1963；Isačenko 1974）以此为据，展开构拟，认为这几种印欧语的始祖语（即原始印欧语）中就有‘Y为X而存在’义表达，而后该表达式发生了向拥有结构的语法化（Heine 2003a：597）。而语法化研究者则认为该语法化是在相关印欧语中独立发生的，受多个民族具有的普遍认知原则支配，因为这种语法化在印欧语以外的世界很多种语言中都可见到（详见Heine 1997：59-61）。至于语义演变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则基本无能为力。历史比较语言学家Anttila（1989）否认语义演变有规律，从而也否定了进行语义演变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可能。Anttila（1989：229）说：“没有规则来帮助我们处理语义演变，最终依靠的必然是常识和学者的个人经验。”而语法化研究能帮助人们发现很多语义演变（尤其是语法意义形成和演变）规律。

本书力图系统地梳理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结合典

型案例作出评析。在此过程中，介绍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主要理论和常用方法。基础概念有“(去) 词汇化” [(de) lexicalization]、“(去) 语法化” [(de)grammaticalization]、“逆/反语法化” (antigrammaticalization)、“再语法化” (regrammaticalization)、“(去) 形态化” [(de)morphologicalization]、“(去) 句法化” [(de)syntacticization]、“上行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below)、“下行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bove)、“去范畴化” (decategorialization)、“去语义化” (desemanticization)、“语用化” (pragmaticaliztion)、“(交互) 主观化” [(inter)subjeticification]、“语用强化” (pragmatic strengthening)、“语义虚化” (semantic bleaching)、“形态缩简” (morphological reduction)、“语音销蚀” (phonetic erosion)、“类推” (analogy)、“重新解读” (reinterpretation)、“重新分析” (reanalysis)、“单向性” (unidirectionality)、“省缩” (abbreviation)、“融合” (fusion)、“语境扩展” (contextual expansion)、“语境(义) 吸收” (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聚合可变性” (paradigmatic variability)、“组合可变性” (syntagmatic variability)、“聚合化” (paradigmatization)、“一体化/合并” (univerbation/coalescence)、“组块化” (chunking) 等(详见书末“术语索引”部分)。基础理论有关于词汇化的组块化理论、关于语法化条件的语境扩展理论和频率理论、关于语法化表现的参数理论和原则理论、关于语法化过程中语义演变的(交互) 主观化理论、招请推理 (invited inference) 理论、解释语法化单向性的无形之手 (invisible hand) 理论，等等。本书把上述理论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并把描写和解释其他语言(演变) 现象也会用到的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在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中的运用阐释清楚。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通过实例展示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中常用的共时—历时互证法、跨语言/方言比较法、跨例比较法等[因篇幅所限，本书的方法展示是有限的。更多内容，可以参看张秀松《基于个案的汉语语法化研究范式展示》(2020)]。由于笔者认为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和演变不是狭义的语法化，而应看作语用化，且我们正计划